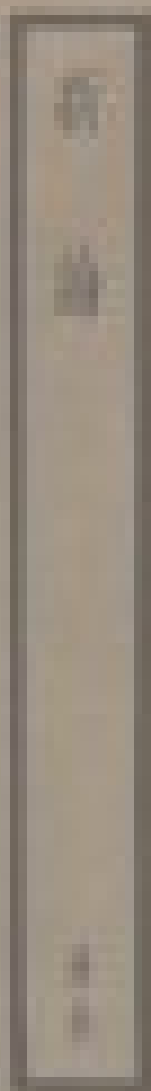


新

論

冊全



桓子新論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問經堂

輯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監造

丁輔之監造

桓子新論序

後漢桓譚字君山著書言當世行事號曰新論其分篇有本造王霸求輔言體見徵譴非啓寤祛蔽正經識通離事道賦辯惑述策閔友琴道具見於范史本傳及章懷注譚書本十六篇光武勅言卷大令別爲上下故自王霸至辯惑皆分二篇惟本造閔友琴道各一篇以成二十六篇隋書經籍志及新唐志俱稱十七卷蓋仍依十六篇爲卷並目錄爲十七耳

古書多列

目一卷隋志中甚多

宋史藝文志不載譚書晁公武陳振孫亦皆

未言及則其亡軼當在南宋時裴松之補注蜀志引琴道篇語而不著琴道之名以文選注所引琴道證之固確然可据也本傳言琴道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注引東觀記曰琴道但有發首一章今緝逸

篇雖於君山孟堅之文未分朱紫然既有選注足据故凡雍門與孟嘗語及譚論樂事皆可彙爲一篇以肖其舊餘諸篇目昔人徵引其詞未嘗顯標其題必欲臆爲分列恐蹈武斷之弊且如史記正義引三皇道理五帝德化三王仁義五霸權智初學記云王道之主德統乾元太平御覽云孔氏門人五尺童子不言五霸此類以入王霸篇尙顯而易信又漢書注云古孝經異字四百餘經典序錄言穀梁多有遺文公羊彌失本事史通稱左氏於經猶衣之表裏北堂書鈔曰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太卜諸語今以入正經篇亦或與桓子有合若選注漢高建立鴻基侔功湯武藝文類聚及御覽引論漢孝文孝武帝事末皆云此通而蔽者也既似王霸篇語又似祛蔽篇文是

將焉歸乎他如本造求輔等目僅觀篇名而不得其
詞則尙不知所謂何能一一強分也宋汪晫編曾子
子思子以強立篇名爲通儒所譏豈可循其覆轍哉
陶宗儀說郛所引新論二十七事其書不足據故未
採錄本傳述譚歷官始末自西漢成帝時以父爲大
樂令任爲郎歷哀平至王莽時爲掌樂大夫更始立
拜大中大夫光武卽位徵待詔後拜議郎給事中出
爲六安郡丞茲以新論考之譚自言爲黃門郎見乘
輿鳳蓋之屬及爲奉車郎承命作仙賦書甘泉壁又
典漏刻參晷景衛殿中小苑西門同時郎有冷喜佐
有梁子初揚子林期門郎則有程偉至其爲典樂大
夫以與典樂謝侯爭鬪坐免此皆可與本傳互證者
也御覽載陽城張衡蜀郡王翁與譚俱爲講學祭酒

此則本傳所未載可補范史之闕也至於方士王仲都董仲君與待詔景子春善占事范史方技列傳皆闕遺其人葛洪神仙傳張華博物志所載王仲都能忍寒暑並資於新論梁劉勰文心雕龍稱秦君延注堯典文繁亦譚之所說也馬遷史記其太史公語乃東方朔所加譚以前未有此論王伯厚亦以連山易詳歸藏易簡語未詳所据蓋譚博學多通所見多後人未見書焉善鼓琴好音律故特著琴道篇能文嗜古數從劉歆揚雄遊辨析疑義古論中屢稱子駿子雲至欲以太玄次五經是亦可以徵譚之學術矣王充論衡深譽君山之論爲不可及新論之名譚以爲見劉向新序陸賈新語而作今新序新語四庫列於儒家惟茲逸篇亦隋唐志中儒家之流何可不急爲

搜存俾與劉賈二書並行於世也

考證

王充論衡超奇篇曰桓君山作新論論世閒事辯昭然否虛妄之辭僞飾之辭莫不證定彼陽城子長揚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爲甲自君山以來皆爲鴻渺之才

又曰桓君山易晁錯之策爲新論共一思佚文篇曰挾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

定賢篇曰世閒爲文者衆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論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識則君山漢之賢人也陳平未仕割肉閭里分均若一能爲丞相之驗也夫割肉與割文同一實也如君山得執漢平用心與爲論不殊指矣孔子不王素王之業

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素丞相之跡存於新論者也

案書篇曰董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質定世事論說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難追也

又曰是故韓非之四難桓寬之鹽鐵君山新論之類也

又曰新論之義與春秋會一也

對作篇曰桓君山新論鄒伯奇檢論可謂論矣

葛洪神仙傳曰王仲都漢人也桓君山著新論稱其人張華博物志辯方士篇曰劉根不覺饑渴或謂能忍盈虛王仲都當盛夏之月十爐火炙之不熱當嚴冬之時裸之而不寒桓君山以爲性耐寒

暑桓君山以無仙道好奇者爲之前者已述焉

桓君

山原本作恆
山君蓋刊誤

劉勰文心雕龍論說篇曰若秦君延之注堯典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

羞學章句

秦君延漢書藝文志
注引新論作秦近君

金樓子雜記篇曰桓譚有新論華譚又有新論揚雄有太玄經楊泉又有太玄經談者多誤動形言也或云桓譚有新論何處復有華譚揚子有太玄經何處復有太玄經此皆由不學使之然也

林寶元和姓纂卷二支韻曰桓譚新論有時農又魚韻曰新論有通人如子禮

章懷後漢書桓譚傳注曰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譴非七啓寤八祛蔽九

正經十識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
述策十五閔友十六琴道閔友琴道各一篇餘並
有上下東觀記曰光武讀之勅言卷大令皆別爲
上下凡二十九篇

王應麟困學紀聞曰桓譚新論云連山八萬言歸
藏四千三百言夏易詳而殷易簡未詳所据

又曰古未有板本好學者患無書桓譚新論謂梁
子初揚子林所寫萬卷至於白首

目錄

本造篇

篇一

王霸篇

上

求輔篇

上

言體篇

下

見徵篇下上

譴非篇下上

啓寤篇下上

祛蔽篇下上

正經篇下上

識通篇下上

離事篇下上

道賦篇下上

辨惑篇下上

述策篇下上

閔友篇下上

琴道篇下上

後漢書桓譚傳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
之世祖善焉章懷注曰本造閔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東觀

記曰光武讀之勅言卷大令皆別爲上下凡二十九篇又傳曰琴
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注東觀記曰琴道未畢但有發
章首一

桓子新論一卷

瀋陽孫馮翼輯

琴道篇

新論二十九篇皆入徵引皆不著篇名惟琴道之名見引於文選注今故編於卷首

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富而今貧擯壓窮巷不交四鄰不若身材高妙懷質抱真逢讒罹譖怨結而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爲鄰入用掘穴爲家困於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爲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闥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諛諂侍側揚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練色以淫目水

戲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釣乎不測之淵野遊則登平原馳廣園强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娛樂沈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然臣竊爲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卽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强而報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爲足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遯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旣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狸穴其中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遂獻

歎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蜀志

傳注又文選張平子西京賦注琴道曰雍門周曰水嬉則勝龍舟張景陽七命注同引此句又潘安仁笙賦注琴道曰雍門周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人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故富而今貧於是雍門揮琴而孟嘗君流涕又江文通恨賦注琴道曰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幼無父母壯無妻子若此人者但聞秋風鳴條則傷心矣又琴道雍門周曰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又江文通別賦注琴道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周曰臣之所能令悲者無故生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臣爲一揮琴而太息未有不悽愴而流涕者又虞子陽霍將軍詩注雍門說孟嘗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邱希範與陳伯之書注陸士衡弔魏武文注並同引此四句又張孟陽七哀詩注雍門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此乎孟嘗君喟然嘆息淚下承睫又陸士衡日出東南隅行注琴道曰雍門周曰廣廈邃房又前緩聲歌注琴道曰雍門周曰水嬉則建羽旗又謝元暉和王主簿詩注琴道曰雍門周曰一赴絕國又任彥昇謝修下忠貞墓啓注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也又陸士衡豪士賦序注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竊爲足下有所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游童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喟然太息涕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揮角羽初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歎歎而就之又王仲寶褚淵碑文注雍門說孟嘗曰有識之士莫不爲足下寒心酸鼻又左太冲魏都賦注雍門